

# 呈 王文采院士治丧委员会

## 悼念函

痛悉王先生因病去世，不胜悲恸，不胜惋惜。

文采先生是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典范。是我一生里见到的最完美的学长。他一生淡泊名利，唯做学问为他人铺路，全心全意为植物学贡献才智；他著作等身，从不傲视于人，却比任何人都谦逊；同事、学生，无论远近，无论学识高低，他从不轻视别人，一视同仁，坦率诚恳邦与教；他一生都置身于研究工作，所有的成果完全是亲历亲为，据知王先生不会打字，他的论文、著作都是小楷写成，他堆积如山的书稿，是他投入、付出的见证。他的真才实学，高尚人品，他的师法与情操，令无数人崇敬，而不是他的院士头衔。

我受教于王先生较迟。从我亡夫武素功那里，我深受王先生的教育。

1955年，植物研究所派武素功参加“中、苏合作云南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”，当年他20岁，复转军人，植物研究什么也不懂。在这个队伍里认识了时已是青年佼佼者的王先生。每天跟着他们，耳濡目染，成就了他要认真的学，努力去干的决心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，直至武素功去世，一直得到王先生的教益。王先生的很多著作送给武。从我们家保存的几十年里王先生写来的信里看到，王先生的言词恳切，总是会有谆谆指导的深意，对专业问题，总是讨论的语气，从不居高临下，有时讲讲他自己的情况，总是推心置腹的坦诚，对素功从工作、健康方面的关心，那清秀认真的字迹，让我们肃然起敬。

1964年，王先生写的《中国植物采集简史》的油印稿送给武，那时武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采集员，王先生在扉页上写“素功同志指正”王先生向来谦和，让我们称他为一位可亲可敬的兄长。

1992年元月，王先生作了一幅国画风格的画送给武素功，画的上款是“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”我家四壁空荡，唯有王先生的画挂着。22年后的2014年，王先生知道后说：“您（这么客气的称呼）信中谈到我给武素功的画，回想起来很有意思，在一个星期天上午，我为中学同学李文澜画一山水画，到中午画完了，写了上、下款，盖定章。这时素功光临舍下，看到这幅画，说他有一个同学也叫李文澜，并向我要画，我就画了那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。

武素功去世后，一如既往，我三次收到王先生寄来的书，两部是他的著作，一部是《笺草释木六十年》。面对他多年来先后赠与的著作，面对傅汝志先生主编的《王文采院士论文集》上卷1376页，下卷1244页，我心里无比惭愧。我对王先生说过，我们一直说应该向王先生学习，然而差距太远，望尘莫及，我们确实学不到，学不会，也做不好。

再也听不到王先生亲切的言语了。先生太累了，还时不时被痛风的毛病困扰，应该很安心地休息了。我相信，从此再无王文采，王先生是独一无二的大家。我有生之年铭记不忘。

请把我诚挚的慰问和敬意带给王先生的家人。

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九十岁老人

方瑞征顿首

2022年11月17日